

中外名人傳

（三十六）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一四四頁）

華淑君（一九〇八—一九九七）

國民大會代表
中華民國瑜伽協會理事長

承繼父志習醫救人

華淑君，為退職的第一屆國大代表，婦產科醫生，和其夫婿上海腦神經外科權威汪浩然，曾以醫術濟世。由於醫藥關係，和國民政府若干大員時有往還，蔚為上海醫界龍頭，對早期中國醫藥的發展卓有貢獻。

華淑君為虔誠的天主教徒，聖名海倫，浙江省鎮海縣人，一九〇八年（民前四年）農曆六月十九日生於上海。華家為鎮海望族，其父華青山曾留英習醫，為清末少有的西醫醫師。學成回國後，曾在上海執業，救人濟世，後來因仰慕孫中山先生，乃追隨革命，不幸英年早逝，華淑君為華青山僅有的遺孤，伴寡母渡歲。不過華淑君聰慧過人，矢

志繼承父業，遂奮發讀書，少女時期，考進上海中華醫學院，攻讀醫學，專習婦產科，於完成多種醫療及實習課程後，即在上海行醫，為生育的婦女服務。

一九二九年，綺年玉貌的華淑君結識腦神經外科醫生汪浩然，兩人志趣相投，結成夫妻，汪家是安徽南部的富商，在上海經營商業有成，雄於資產。兩人結婚後，斥資在上海創設汪華大藥房，除行醫外，兼以良藥救人，留下極佳的口碑，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上海陷於日寇之手。國民政府西遷，華淑君偕夫婿隨政府入川，在重慶創立汪華醫院及南溫泉療養院，服務國軍傷患及後方民眾，提升戰時醫療水準。由於兩夫婦醫術精湛，許多黨政要員找他們治病，遂成朋友，時相過往。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河山光復，華淑君伉儷返回上海，繼續醫藥服務。汪浩然聲譽日隆，當選為全國醫師公會常務理事，後來又出任理事長。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頒佈憲法，還政於民，舉辦行憲國民大

會代表選舉，華淑君代表醫界參選，順利當選。到職後，對建立醫療法制多所建言，影響深遠。一九四九年，中共佔據大陸，華淑君夫婦放棄在上海的事業，移居新加坡開設汪華醫院星洲分院，繼續懸壺濟世。

原攻婦科改習整型

華淑君原本為婦產科醫師，但她的學習精神與日俱增，一九五二年赴美深造，竟放棄婦科，改習整型外科，入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從頭學起。此時，她已年過四十，而且生育子女數人，掬育劬勞，使她的健康衰退，可是在入學後，她仍孜孜不倦，抱卷苦讀，卒因課業過繁，操勞過度，導致嚴重胃下垂，心肺衰弱及腎臟病等疾患，她本人雖是醫師，但對自己的病仍是一籌莫展。後來經友人介紹向在美國推廣瑜伽術的印度籍盛信諦化難陀上師學習瑜伽術，苦練兩個多月，胃下垂病霍然而癒，肺腎功能亦大有改進，使她對瑜伽術大為欣賞，繼續努力修練，

不稍中輟。在她於哥倫比亞大學完成學業返回星洲僑居地後，又由難陀上師介紹在新加坡的瑜伽同道，接受指導，深入修練，卒告進入瑜伽術的專業領域，成為一方的宗師。修練期間，她曾一度遠赴印度瑜伽學院修習瑜伽功夫，可見她學習的專注及鍥而不舍的精神。

獲封瑜伽光明大師

一九六六年五月，華淑君由新加坡回國，向國民大會報到，參加第一屆國大的第四次會議。開會之餘，復經寧波同鄉會理事長水祥雲的介紹，參加國民大會舉辦的太極拳健身班，習拳期間偶向同僚展露瑜珈功夫，引起拳友的好奇，紛紛向她要求學習，她在寧波同鄉會會址開班，傳授瑜珈術。當時，瑜珈術在台灣尚未開始流傳，華淑君是引進者。由於社會對瑜珈術神奇的療效已有傳聞，於是向她求教者日漸增多，於是她便在台北市金門街自己的寓所內設班教習。教了一段時間後，她重拾醫業，在台北市羅斯福路開設華氏整型外科診所。瑜珈教室也隨之遷到診所樓上，不過場地有限，無法容納日漸增多的學生，於是她到台灣大學校園大學池旁的草坪上開闢瑜珈道場，每星期二、四、六，三天早晨在該處免費教授學生。當年隨她學習的人士有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大學教授、醫師、畫家、公務員以及家庭主婦等，男女老幼都有，人數越來越多，她亦有教

無類來者不拒。同時還應邀前往天主教永泉傳道中心、基督教女青年會及慕名來邀的各種機關團體指導瑜珈修習。瑜珈運動在她的倡導和推廣之下，逐漸成為流行的運動。一些跟她研習有成的人，也在各地開班授徒，輾轉推廣，蔚成一時風氣。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中華民國瑜珈協會在台北市成立，華淑君當選第一屆理事長，後來連選連任共達四屆，任期長達十五年。瑜珈協會在她的領導下，會務蒸蒸日上，會員多達六千多人，先後舉辦了三次國際瑜珈大會，邀請世界著名瑜珈大師來台講學，提升國內瑜珈水準。她並每年組團出國，分赴歐、美、日本、印度、星馬、紐澳各地訪問各國瑜珈團體，促進國民外交，在國際間贏得很高聲譽。印度為瑜珈術的發源地，華淑君獲該國最高瑜珈學院特封為 SWAMI（瑜珈長者）名號，授予「瑜珈光明大師」職稱。她個人創辦的華氏瑜珈補習班也連續培訓了四十餘期瑜珈師資，結業導師班學員多達六百餘人，分往各地設立瑜珈道場。所以在國內外直接間接受她影響的瑜珈運動者當在萬人以上，稱之為「台灣瑜珈之祖」。

熱心公益出錢出力

華淑君是天主教徒，信奉十分虔誠，每天都要到教堂望彌撒，每天早晚要向聖母祈禱。她曾擔任三德善會常務董事，捐錢出力，深恐後人，畢生實踐「信望愛」三字信條

。一九八二年她赴羅馬梵蒂岡晉見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榮獲教廷駐華大使轉頒教宗的專函慰問。華淑君行醫數十年，造福病患，救人無數，深受社會好評，一九八〇年及一九八一年曾兩度榮獲行政院衛生署頒發醫療服務優等獎及從事醫療工作五十年資深獎。她擔任全國醫師公會常務理事有年，以無比的愛心，除大力推廣瑜珈運動外，凡有慈善活動無不熱心參與，她後來來自國代職位退休後，以全部退休金在新店創辦康寧保健養護中心，為貧病老人服務。每年元旦凌晨，她都會帶領一批瑜珈學生，前往總統府前廣場參加升旗典禮，表現她對國家的熱愛。

她的生活儉樸，長年茹素，每週固定有一天斷食清理腸胃，以促進健康。平日她的興趣卻是多方面的：年輕時曾師事國畫大師黃君璧學習繪畫，多次參加黃氏師生聯展；經常登山健行，七十多歲時還遠征西藏攀登世界最高的埃佛勒斯峰，展現其驚人的體力與毅力。此段經歷，她曾撰文敘述，請參閱本期第五十八頁華淑君撰「攀登喜馬拉雅山記」。她愛好國劇，曾在家設立私人票房供同好清唱，一九九五年四月寧波同鄉會舉辦會員同樂晚會，華淑君以八十八歲高齡粉墨登台，飾演「坐宮」劇中的鐵鏡公主，穿花盆底高靴登台，使觀眾嘆為觀止。

籌組全球瑜珈組織

年逾九十，壽近期頤的華淑君，依然精

神鑣鑠，事業企圖心旺盛，一九九六年交卸中華民國瑜伽協會理事長職位後，獲聘為榮譽理事長，但她不以此為滿足，一心計劃籌組一個世界性的「國際瑜伽研究會」，把總會設在中華民國的台北市，而在世界各地設立分會，把瑜伽運動向全球推廣。此時，她的華氏瑜伽補習班依舊開設，並由她親自教習，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寒流侵襲，當她正在教室和學生談話時，突告昏倒不省人事，為嚴重的腦溢血，經送醫急救，已回天乏術，享年九十一歲。

華淑君有子女六人，長子汪泰震，美國西東大學醫科大學畢業，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博士，在東南亞及歐洲行醫多年，為英國中英醫師公會會長、英國中國醫學院院長；長媳林思思畢業於英國皇家佳美美容學院，目前旅居倫敦。次子汪華福畢業於私立復興工業專科學校，現任行政院輔導會桃園工廠技術員；次媳鍾蓮珠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曾任華氏瑜伽補習班主任、中華民國瑜伽協會理事。三子汪泰來畢業於新加坡天主教聖若瑟學院及英國皇家會計師學院，任法國油公司新加坡公司總會會計師；三媳梁育芬，畢業於天主教女子專科學院，任新加坡美國銀行秘書。長女汪泰鶯畢業於美國維蘭美容學院，僑居馬來西亞；長婿陸德綱畢業於上海震旦大學建築工程系、英國皇家工程研究學院土木工程碩士，曾任馬來西亞顧問工程師，不幸於一九九四年病故。次女汪小玫畢

業於天主教女子學校及新加坡瑜伽學院，現任新加坡任瑜伽學院教師。三女汪小玲畢業於私立馬偕護校，曾任華氏瑜伽補習班副主任，已隨夫婿赴美居住。（王培堯撰）

孫伏園（一八九四—一九六六）

北京大學講師

湖南衡山實驗縣縣長

軍事委員會設計委員

齊魯大學國文系主任

四川華西大學教授

孫福源，字伏園，以字行，寫文章多用筆名計有：孫伏、伏廬、松年、柏生、桐柏等。浙江紹興人，公元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生。宣統三年，入浙江紹興初級師範二十年生。宣統三年，入浙江紹興初級師範學堂肄業。一九一三年，紹興初級師範與中學合併改立為浙江省立第五中學。孫伏園畢業後，於一九一七年在上海應北京大學招生考試，未錄取。一九一八年秋，入北大文科國文門旁聽，翌年隨班考試及格，改為正科生，一九二一年夏畢業。在北大肄業時，曾任圖書館長李大釗的書記，後來進入北平晨報工作，係得力於李大釗之推介。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在北洋政府研究系熊希齡的北京「國民公報」工作，不久國民公報停刊，孫伏園轉入晨報當記者。民國十年十月十二日，晨報副鐫創刊，由孫伏園主編。此後報紙副刊之逐漸受人重視，孫

氏實為一大功臣。一九一九年元旦，北大學生創辦「新潮」月刊，孫伏園旋加入為社員。一九二一年元月四日，以新潮雜誌、改造雜誌、新社會旬刊、曙光月刊等刊物為主的作家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郭紹虞、許地山、朱希祖、瞿英世、蔣方震、孫伏園、耿濟之、王統照、葉紹鈞等十二人，於北平發起組織「文學研究會」。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作品，創造新文學以撰寫「為人生而藝術」的文學，提倡自然寫實主義，為新文化運動後人才最多，影響最大，歷時最久的新文學團體。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羅素來華講學，孫伏園將其在北大演講的筆錄編成「羅素五大講演——心之分析」一書，以孫伏廬撰著的名義由北京大學新知書報社出版。

一九二一年夏孫伏園北大畢業後，曾在北大擔任講師，後來專心致力於編輯晨報副刊。一九二四年十月間辭職。聯合北大師生多人組「語絲雜誌社」發行「語絲週刊」，由周作人主持編務，李小峰、章廷謙（川島）負責發行，維持至一九三〇年三月停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孫伏園又應京報主人邵飄萍之約為京報創辦「京報副刊」。此後北方局勢動盪不安，國民革命軍北伐，孫伏園應林語堂之邀到廈門大學，旋因學潮轉至廣州中山大學，然後到達武漢，主編漢口中央日報（由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工作到九月五日）副刊，中央日報社長汪精衛的大

將顧孟餘任孫伏園之弟孫福熙編中央畫刊(周刊)，英文版中央日報，由林語堂主持。

一九二七年冬回上海，與友人創辦嚶嚶書屋，十二月五日出版「貢獻」旬刊，翌年二月出版「當代」月刊，皆由孫伏園主持編務。一九二八年與乃弟赴法留學，一九三一年回國，應河北定縣晏陽初等主持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之請，出任文學部主任，從事推動平民文學教育工作，曾與瞿菊農主編「民間」雜誌。一九三七年、三八年間，曾任過湖南衡山實驗縣縣長，衡山縣人民對這位文人縣長甚表敬愛感戴，旋轉至大後方。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第二屆大會，孫伏園與王禮錫、洪深等當選為理事。在抗戰期間，曾任軍事委員會設計委員，兼士兵月刊社社長、齊魯大學國文系主任兼教授、大竹鄉村工作人員訓練班主任，又創辦「中外出版社」。對日抗戰勝利後，任四川華西大學及四川大學教授，同時主持「新民報」副刊。一九六六年元月二日病逝北平，年七十三歲。

孫伏園早期之創作與譯文散見於「晨報副刊」、「新青年」雜誌、「新潮」雜誌及「語絲雜誌」等報刊，惜未輯印成文。僅出版有：「伏園遊記」(一九二六年北新書局)、「魯迅二三事」(一九四四年作家書屋出版)、「山野掇拾」(與弟弟孫福熙合著，一九二五年二月初版，一九三一年十月開明四版)、「三湖遊記」(與弟弟孫福熙及

曾仲鳴合著)。(蕭新民撰)

吳延環(一九〇九—一九九八)

中國文摘社社長

中央日報主筆

新聞評議委員

立法委員

三讀先生名聞遐邇

吳延環是第一屆立法委員、政論家、專欄作家。大半生獻身立法院，審查法案嚴謹慎密，字斟句酌，連標點符號都不稍馬虎，在立法院內外，享有「三讀先生」、「句逗先生」、「程序專家」及「法案守門人」的稱呼。退職後，由總統府延聘為國策顧問，直到辭世為止。吳延環，筆名誓還，寓意立誓返回大陸之意，最後竟未能如願，曷勝遺憾。不過他治事風格及特立獨行，一直為他人津津樂道。他樹立了知識份子擇善固執的典型，值得後輩效法學習。一九八九年他由資深立委職位率先退職，四百多萬元退職金，他分文未取，全部捐作慈善教育基金，獎勵清寒學生，遺愛後輩，令人欽佩不已。

敵後活動出生入死

吳延環是河北省宛平縣人，一九〇九年(民前兩年)三月七日生，幼時曾讀四書五經，後來進入現代學校就讀，中學畢業後，

考入華北大學，又轉學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學校行政系，畢業後，在國民黨河北省黨部從事黨務工作，曾任省黨部幹事、書記、省黨部委員、黨務幹部訓練班教育長。抗戰期間，身入敵後，發展黨務，組訓民眾，輔導青年投入抗敵救國行列。在北平城內，他以「海淀王先生」的化名從事地下活動，蒐集敵人情報，並協助青年學生由敵後偷越火線及敵偽佔領區，前往大後方，加入抗日行列，增加抗敵力量。留在敵後時期，曾遭敵偽特務搜捕，他冒險犯難，化粧逃避，曾經幾度遇險，均賴其從容鎮定，機智反應，化險為夷。直到後期，始由敵後調回大後方。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吳延環返回河北老家，奉派出任中國國民黨河北省黨部書記長，並當選為河北省參議會參議員。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頒佈憲法，推行憲政，舉行制憲國大代表及立法委員選舉，吳延環先當選國代，又當選立委。進入立法院後，他屬於少壯派，滿懷改革庶政的熱情。不過當時的立法院派系林立，吳延環出身黨務系統，自然屬於陳立夫領導的「C、C派」，與「座談會派」水火不容，形成尖銳對立，然而「C、C派」是個大派，派內要角如雲，如陳立夫、張道藩、程天放、谷正鼎等人，都是叱咤風雲的人物，還輪不到吳延環出頭，因而在大陸時代，他雖身在立法院，卻沒有竄出的機會，直到來台後，他不凡的議事表現，才使他頭角崢嶸。

藍布長袍議場一景

一九四九年吳延環隨政府來台，一度出任中學校長，但立法院於翌年復議後，他立即歸隊，專任立法委員，在立法院服務長達四十二年。他最爲人熟悉的是長年一襲藍布長袍，行走議場，在滿堂西裝革履之中，獨樹一幟，十分醒目。然而他爲人所推崇的，不在他的傳統服飾，而在他的「堅守議事規則，不捨晝夜」的精神。對於法案的審查，他一向是全程坐鎮，字字斟酌，深恐稍有疏失，即造成國家的損失及人民的不便。對於法案的二、三讀程序，尤其在二讀後，三讀前，他近乎咬文嚼字般的琢磨法條文字，連標點符號都要仔細推敲。他嚴肅執著，一絲不苟的精神，令人印象深刻。有時其他立委對他的「錙銖必較」堅持到底的態度不以爲然，他卻絲毫不爲所動，所有在他監督下完成的法案，絕少錯誤。相較第二、三屆的立法委員們，常常爲了立法績效，快速通過法案，以致時有錯誤，更顯出吳延環的堅持，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審查法案字斟句酌

依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五十四條規定，第三讀會應於第二讀會之下次會議行之。此各讀會之間，以時間區隔的規定，旨在審慎法律案的審訂，避免囫圇吞棗，因爲接續二讀會進行三讀，常使「立委覆議」出現提案與

內容不符的爭議，以致法案審議受限於時間，匆忙通過，無法確保品質，可是只要有吳延環在場，由於他早已熟讀法案，句讀字義了然於胸，該改的地方，他自會提議修改，不該改的，他也會堅持原議，因而法案不會出現差錯。

例如，有一次在議事進行中，吳延環爲了「計劃」中的「劃」字，到底要不要加「刀」字邊，和另一位立委郭登敖激辯了好幾天。吳延環認爲所有的「劃」字都不應該有「刀」字邊，而郭登敖則主張兩字相通，不須嚴格規定，兩人各持己見，相持不下，最後經會議表決；決定：如果是名詞就用「計畫」，如果是動詞就用「計劃」，才解決了這項懸案。

吳延環曾爲立法院秘書處彙編了一套「立法慣用語詞」，其中有一條述及連接詞，須用「及」字者，如用兩個連接詞時，則上用「與」字，下用「及」字，不用「暨」字作連接詞。這一段文字跡近考證訓詁，卻突顯了吳延環的認真執著。然而他的文字「考據」功夫，卻常在立法院裡引爆大辯論，舌槍唇劍，互不相讓。一九七九年，立法院把「藥劑師法」修正爲「藥師法」，吳延環爲了統一法律用語，一口氣提出十一個修正案，只爲了要在相關法律中的「藥劑師」修改爲「藥師」，這一字風波，引起立委對他的群起而攻，批評他矯枉過正，沽名釣譽，但他面不改色，堅持到底。

吳延環不厭其煩的咬文嚼字，使他博得「吳三讀」的綽號，平時立委同仁直呼他爲吳三讀，他也不以爲忤。而多數立委同仁對他的堅持都給予高度的評價與肯定，後來增補選進入立法院的立委新血輪，對他都佩服不已。例如他申請退職時，一向在立法院激烈抗爭，迫退老立委的朱高正委員曾說：「該走的不走，不該走的反而走了！」。而在他退職後的一次法案審查會中，遇到文字上的難題，召集立委林正杰無奈的說：「看來，仍要把吳延環先生找回來才行！」

提倡早泳健身交友

吳延環的另一特色是早晨游泳健身的習慣，堅守數十年，風雨無阻，寒暑不計。他於一九五四年發起組織台灣的第一個早泳會，除晨泳健身而外，也藉此廣結知友。他的泳友跨越不同的世代，有他的同輩，也有他的兒輩和孫輩，他都能與之高談闊論，坦誠交心。其中「泳交」黨政大員也由早期的俞大維、王任遠、谷鳳翔，到中期的郝柏村、徐立德、蕭天讚、蔡友士、陸潤康等人，再到後期的章孝嚴等，名人濟濟，冠蓋雲集。吳延環的生活規律，嚴格遵守自訂的作息程序，他每天早晨四時起床，一定先去游泳，游完後到立法院餐廳吃早餐，再喝十大杯開水洗腸胃，隨後到廁所蹲馬桶，再回房睡個回籠覺，等到九點正，就到立法院開會，準時到議場，絕不遲到。中午回家吃午飯

，睡個午覺後，倒立十五分鐘，促進血液循環，然後再以足以震動屋瓦的音量大笑三聲，接著再去開會或讀書。傍晚六時半晚餐，八時半準時就寢，不論有無應酬，他都堅持這項作息。即使每年立法委員外出例行考察，他都堅持必須有游泳池的地方才去。而晚間的應酬，不論主人是什麼身分，他一定八點離席，打道回府睡覺。

由於議事及審查法案認真，吳延環幾乎是「以院為家」，出席率之高，可說無人出其右，較諸後期的立委，動輒缺席，不可同日而語。不過在資深立委當政時代，立法院內臥虎藏龍，儘管吳延環事事認真，但也談不上一言九鼎。尤其他長期參加法制委員會，該會是各黨派、各次級團體要角匯聚之處，如知名學者薩孟武、張金鑑、陶希聖等都是法制委員會中的風雲人物。吳延環如欲引人注意，還非另闢蹊徑不可，他針對字句琢磨，未嘗不是一步妙著。

除議事全心投入而外，吳延環的廉潔正直，也是人所共知的，他從不為人關說，也不向銀行或同仁借貸，他的獨子吳陵雲結婚，他只借用立法院場地，宴請少數親友，並未大事鋪張，這是他惟一的一次公地私用。他的正直作風，很受蔣經國的欣賞，所以他是少數能「上達天聽」的立法委員之一，也是他在政策方面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原因，蔣經國在擔任行政院長時，有一次答復質詢表示，他常勉勵自己的子女，效法「吳伯伯的

強心針」。

誓還小品廣受歡迎

吳延環能為法案把關，當然是因他有相當火候的文字修養。他曾為中央日報副刊以誓還為筆名撰寫「方塊文章」，長達三十餘年，出版「誓還小品」十餘種，很受青年朋友的歡迎，為當年青年習作的範本。議事之餘，吳延環關心社會改造，重視文化道德，可說是「心靈改革」的先驅。他編纂有三十孝、三十六悌、三十六忠、三十六信等書，倡導忠孝節義，這些書都由國立編譯館出版，擁有極高的評價。

吳延環於「資深民代退職條例」完成後，率先退職，退職時他發表了一篇文情並茂的感言，其中有「義所當行，威脅不懼，義不當行，利誘不去；俯不作人，仰不愧天」之句，顯示他嶙峋的風骨和凜然的正氣。

致力註譯國語四書

退職後，吳延環全力投入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整理銓釋工作，撰成「國語論語」一書出版。長期以來，他一直是推行國語運動的健將之一。他參考秦漢以後各家對四書的註解，撰寫標準國語四書讀本，僅「國語論語」一書他即寫了二十多萬字。不料，其人遽逝，有關其他四書的整理編纂工作，後繼無人，看來他的皓首窮經工作，可能功虧一簣了。

在當年威權時代，吳延環是比較開明開放的人物，他雖是國民黨的中堅份子，但他不排斥黨外人士，他和後來進入立法院的康寧祥、朱高正都結成朋友。康寧祥當年創辦「八十年代」政論雜誌，辦公處所就是吳延環協助找到，康寧祥對這份難得的友誼，一直十分感念。

「堅守立場，絕不動搖」，吳延環的認真盡責，如說他「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絕不為過。反觀立法院第三屆立委們，為了業績，普遍對法案抱持「差不多」的看法，想想吳延環的認真，能不為他的「資深」叫屈嗎？難悟當年增額立委大罵資深民代為「老賊」時，新聞界票選十大績效立委，吳延環名列榜首，代表輿論對他這個「終身立委」的肯定。

吳延環身體素健，正準備於一九九八年三月初歡渡九十大壽時，廣宴賓朋，熱鬧一番，不料以肺癌病逝，享年八十九歲。由於他生前喜愛樹林鎮海明寺附近的風景，他的遺體火化後，骨灰將存放於海明寺。（劉先軍撰）

羅衡（一九二一—一九八四）

立法院立法委員

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羅衡女士字俠齋，雲南省鹽豐縣人。先世籍隸江西吉安宦遊至雲南，知鹽豐產鹽，

遂移家於此。設廠製鹽，世以爲業。從此以後，羅氏遂成鹽豐大族。祖父羅其仁，祖母甘氏。到了他父親羅群第時，家道益盛，其父疏財仗義，有「小孟嘗」之稱。母親田氏，明達賢淑，亦爲鄉黨里鄰所尊重。

父親羅群第辭世，羅衡尚年幼，其四族叔，以孤兒寡母可欺，覬覦其財產。對生者下毒，縱火焚屋，訴訟糾纏，迄無寧日，其父遺體，初不准入殮，後不准下葬。其母無援，孤軍奮鬥，日夜以淚洗面。

羅衡自幼有膽識，日覩其母之被族人欺侮，六、七歲即有重振家聲，爲母復仇之志。在一個偶然機會，遇鹽豐縣長，得陳其家之冤。縣長爲羅衡人小志大所感動，使糾纏不決之訴訟得到勝訴，家庭亦免於破產，得挽回厄運。於是其母倚爲砥柱，使著男裝。羅衡亦以男兒自視，大丈夫自期許，終身未易，親朋亦多順其意，同輩之長者，稱呼她弟弟，年少者喚她爲哥哥；晚輩或稱伯或稱叔，再晚者，尊呼爺焉。滇中士女多有敬之效之而喬伴男妝。

八歲遵母命，負笈至昆明，入女師附小。羅衡以聰慧，而有早日復仇報恩之心，至爲勤奮。小學中學均不次超升，尤得其師杜香遠和董玉書兩位先生之賞識，諄諄誘其開闊心胸，務爲遠大。因是，雖對家仇恨之如骨，而不急於報復，而逞一時之快，以貽親憂。到昆明後，與張邦珍相識，到張邦珍家拜訪，張家全家大小都很喜歡羅衡，羅衡亦

終身視之爲家焉。羅衡嘗語人：與邦珍女士及其兄邦翰先生之交往，不僅建立異性骨肉之情，且在治事處人上，亦受其忠誠奮發之啓示，而奠定忠黨愛國之基礎，一生德之。

一九一九年，羅衡以學校教育，難以達成其願望，決心離開昆明，遠走天涯。其心其志博得李承天同學之同情，願換男裝伴行，遂偕星夜回里，得其母之允許，乃於是年秋，開始其顛沛流離之生活，亦自此與其母永訣，時其父尙停喪在堂也。

羅衡之楊星蘭同學，爲鎮雄人。於是遂取道鎮雄，經貴州、四川、湖北，皆徒步也。雖餐風露宿，忍飢挨餓，其銳志不挫。行至江西貴溪，幸遇宿儒劇卓如，矜其景況，嘉其有志，將其留下，教以國學，歷時三年，國學基礎，由是而奠定。

一九二四年，羅衡幼年同學友好，張邦珍等均已就學北平，屢次函促。乃與李承天同學，經安徽、江蘇、河南、山東至北平。獲雲南籍在學學生之指導，考入中國大學本科三年級，研讀政治經濟。

是年冬國父孫中山北上，羅衡深受其北上宣言之感動，開始研究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實業計畫。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國民黨與奉軍作戰而封鎖大沽口。日軍向我軍開砲，日公使藉口辛丑條約聯合各國公使，向中國提出最後通牒。民眾因向國務院請願，嚴重駁覆八國通牒，段執政拒見，其衛隊開槍，釀成慘案，死學生二十餘

人，羅衡亦與其役。雖幸免於難，而心懷不平，遂堅革命之志，於三月十九日毅然加入中國國民黨。入黨之後，極爲活躍，引起中國共產黨之注意。由滇籍共黨黨員王德三、張經辰出面，一再勸其加入共黨，羅衡均以國共既經合作，何分彼此，予以峻拒。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羅衡讀蔣總司令慷慨激昂之誓師講詞，深受啓發，適畢業考試完成，原有立即南下投效之意，時共黨又竭力加以包圍，勸南下廣州，參加革命，餽贈旅費，并予介函；並派女性黨員劉俊貞陪往，沿途照應至廣州。共黨分子王德三、馮汝驥在江邊迎接，欲以情感動搖其意志。羅衡不爲所動，逕往中國國民黨之訓練機構報到。但中共仍不對其斷念，而以重要職務，優厚待遇爲餌。羅衡於拒絕之餘，並當眾將所餽之銀元，向空拋散，且高呼：「於我何用誰要，誰取？」見人爭拾而大笑。

一九二七年羅衡與張祿（服真）、蔣子孝、沈君蘊、朱洪提、張鐵君等七人奉中國國民黨廣州政治分會派至雲南籌備雲南省黨部。時雲南已有省黨部二：一爲共黨所篡竊，以共黨黨員王復生爲首，設於法政學校，時人稱爲「法校黨部」；一爲雲南老黨員聚合，以楊大鑄爲首，設於省議會。羅衡等至滇，設籌備處於圓通寺，以活動較積極，爲「法校黨部」所攻擊之主要對象，詆爲「圓通派」、「七人團」，罵參加之同志爲「燒賣黨員」，誣聚會享以「燒賣」也。

一九二八年雲南省黨務指導委員會成立，羅衡亦奉派為指導委員，推任組織部長，一九二九年七月呈請內調，獲准赴南京時，與滇籍留法學生數人，同車至海防，遇黃子衡夫婦，談話投緣，認其青年有為，乃雲南不可多得之才俊，並熱心資助留學法國。羅衡欣然同往，入巴黎大學。以有凌雲之志，主修航空，一年後，因成績優良而獲中央公費之獎助，繼續深造。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羅衡原計劃本其所長籌購飛機，回國投效空軍，終以國際間種種顧慮，未如所願。一九三八年初與張邦珍女士結伴束裝回國，共赴國難。先至雲南，奉雲南省政府派整理及督導箇屏臨屏鐵道工作。嗣上海、南京相繼撤守，中央移遷武漢，羅衡乃辭職飛漢口，聽候中央差遣。適國民參政會成立，羅衡受聘為參政員。

國民參政會，乃我戰時之民意機構，其任務在「加強團結，鞏固統一」，和「建立民主政治基礎」。羅衡參與，盡其忠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又能切中肯綮，而為各方所重視。被推選駐會，連任至四屆終了。參政之餘，經常追隨蔣夫人，在全國慰勞總會工作，或在傷兵醫院救死扶傷，或對出征軍人家屬照顧協助，或對空襲受難同胞，救濟撫慰，辛勞備至。

在抗戰期間，中國軍隊以血肉之軀，當敵精銳武器，將士傷亡枕藉。傷患之處理問

題，日形嚴重。羅衡奉蔣夫人之命，本崇德報功，和殘而不廢之原則，草擬計劃，協助政府安置，用以激勵士氣。設榮譽軍人實驗區，於北陪貢溪口，命羅衡主持其事。開辦後，以增強榮譽軍人之信心，切實作到殘而不廢，以充實抗戰力量為目的。開辦後，依榮民傷廢情況，及其教育程度，分別授以農、牧、畜、漁之生產技能，而獨立生活，並協助其組織家庭，以安其身心，變化其氣質，使能過正常生活，與普通人民和善相處。其後並逐漸擴充，興辦簡單工藝品之製作。在人力財力兩缺之情形下，悉力以赴。羅衡從事是項工作，不僅未支領任何待遇，且節省其本人及其好友張邦珍女士，所領之參政員公費，貼補開支。榮譽軍人實驗區，由於蔣夫人之英明領導，及羅衡之公而忘私之感召，一般青年工作同志，異常努力，收效甚宏，受惠者，數以千計。一九四五年夏，以規模已具，始獲辭職准。

一九四六年制憲國民大會召開，羅衡膺選代表，至南京出席。與張代表邦珍，認為中國實施全民政治，應提高婦女參政興趣，培養婦女參政能力，在兩女士及其友好之策劃下，由張邦珍領銜提「為求徹底實現全民政治，請在憲法中規定各種選舉之婦女當選名額，最低限度應為百分之二十案」，並商請蔣夫人領銜提「請於憲法第十二章加列各種選舉應規定婦女當選名額」案，以事屬創舉，反對者多，現行憲法，明定立法委員婦

女在省市當選名額，第十二章「各種選舉，應規定婦女當選名額，以法律定之」，羅衡及其友張邦珍力爭之所致也。

一九四七年初國民政府任羅衡為立法院委員。是年冬首屆立法委員選舉，復由雲南婦女團體，選羅衡為立法委員。其在立委任內，以有航空專識，一直參加國防委員會，對有關國防之法案，無不精心研究。如陸海空軍官士官考績條例之制度，國軍軍官考績條例之廢止，禁止在海洋底床及其下層放置核武器及其他毀滅性武器條約之審議，皆有卓越之見解。平生最恨貪污舞弊，在討論修正戡亂時期貪污懲治條例時，亦有重要之貢獻。對質詢權之行使，更是無畏無私，義正辭嚴且洞悉幾微，而其質詢之範圍，不止國防；對教育、經濟、衛生等重大問題，均曾多次提出正確之看法，完全站在國家民族之立場，不為利益團體辯護。例如一九八二年三月經濟部與日本豐田商談合作設大汽車廠時，提出之書面質詢中，曾云：「據個人的體驗，我國與日本人合作，問題絕不簡單，我們政府應慎重考慮，以免再陷日本人破壞的陰謀，我國的慘痛歷史告訴我們：日本人絕對不會願意中華民國的強大，過去是，現在是，而將來亦是」。在質詢中曾從中日交往、日本現狀、中共態度，詳加分析，以支持其觀點。而其結論是「我對豐田的來台與我們合作，我深表懷疑。」請行政院再慎重考慮，並打消與日本豐田合作，設置大汽車

廠計劃，以免重陷日本再度破壞中華民國的陰謀。結果竟如女士所料，定約之後，拖延數年，豐田毀約，我落一場空。

一九四九年春，戡亂軍事失利，中央政府播遷廣州，而和談空氣，瀰漫全國。川、滇、黔之地位極為重要，羅衡乃於立院休會期間，飛返昆明觀察。時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正欲假借民意，製造輿論，以為投靠中共之藉口。乃召集省垣政要，及留滇中央民意代表，共同討論。羅衡慷慨陳詞，剖析利害，堅決主張雲南應為反共之最後基地。與盧漢意見相左，會議無結果而散。因而激怒盧漢及蟻附僚屬，次日即發動輿論對其橫加攻擊。羅衡鑒於盧漢狐尾已現，無可救藥，隨即逃返廣州陳情，以供中央決策之資，深以未獲採納為憾。隨政府轉進台灣之初，適李彌將軍，在緬北高樹反共義旗，羅衡亦於一九五一年春，冒險前往參與，歷時六月，貢獻智慧，施展無礙辨才，士氣為之一壯。羅衡晚年仍念念不忘泰北義民之堅強，繼續奮鬥，張邦珍女士特遵其遺願，捐贈獎學金新台幣五十萬元，使清寒之士亦有深造之機。期反共之力量生生不息也。

中央播遷來台，中國國民黨實行改造，羅衡對黨忠誠，而具有多方面之才能，極受重視，曾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黨政班第二十二期和國防研究院第三期之訓練，服膺總裁之革命實踐訓示。歷任中央委員、中央評議委員、政策會委員等要職。仍為婦女運動之

中流砥柱，在蔣夫人所領導之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擔任委員，肩負重要任務，貢獻良多。

羅衡年幼失怙，八歲離母遠遊，自命為「苦命兒童」，自詡「以四海為家」，不刻意治產，但極重視儒家進退出處辭受、取予之道，奉「君子難進而易退」，「不當取而取，取傷廉；不當予而予，予傷惠」為圭臬。但扶危濟困，毫不吝惜，對青年苦學之士，獎助惟恐不週，與張邦珍女士聯手資助清寒之士，完成學業者甚多，因而生活簡約。來台之初，借住其友林慎處，繼與黃佩蘭、葉叶葉、周敏、張邦珍四女士合作賃屋而住，羅衡稱為異姓家庭，名其居為「友廬」，後以張邦珍女士，任台灣省教育廳副廳長，配有官邸，同住台北市廈門街，繼張女士以公務員身分，申購到徐州路私邸，亦同遷移。嗣以地狹屋窄，乃聯合遷往新店大坪林，最後遷往花園新城，均未自立門戶也。

羅衡才思敏捷，而國學根底亦深，親撰質詢，氣勢如江河滔滔，偶見其酬應之作，亦清新可誦，其贈花園新城創造者修澤蘭女士一詩云：「澤蘭毅力似海深，敢以荒山變新城。天上人間非分想，蘭溪聽濤最可人，披荊斬棘談何易，苦盡甘來事竟成。十載辛勞多珍惜，完成理想慰平生。」

羅衡以早習航空，身體素健，卜居新城後，復晨起運動生活正常，一九八三年六月，偶感身體不適，不以為意，八月間復發，

入宏恩醫院檢查，斷為腸癌，再往榮民總醫院作超音波掃描，知細胞已波及肝膽，手術為難，乃返寓休養，惟日漸消瘦。延至一九八四年正月初，腿部腫脹、精神體力，益感不支，於是再入住榮民總醫院，雖經專科醫師悉心診治，終因病入膏肓，於二月二十日，與世長辭。羅衡生前相識遍朝野，篤於友誼，獲報亦多，住院療治期間，各方關切，曾蒙蔣夫人遠自美國函電慰問，而自美專返探視者，有張邦珍女士之姪媳姪子孫惠華、張品莊、張家敏、張家信等，在台友好更輪流至醫院陪伴。三月五日安葬於陽明山公墓，葬前在台北市立殯儀館公祭，朝野所贈輓幛極多，親臨弔祭者亦以千人計，國旗黨旗覆棺，備極哀榮。女士多彩多姿之一生，雖息隱人寰，而其無畏無私精神，卻永映人心。據所獲有關記載，羅衡生於一九一一年辛亥八月十五日，然與羅衡自述一九一九年離昆明遠遊，頗難符合，不能無疑，謹附記於此，以待知者證之。（申慶璧撰）

羅友倫（一九二一—一九九四）

青年軍二〇七師師長

第六軍軍長

陸軍軍官學校校長

憲兵司令

陸戰隊司令

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

聯勤總司令

駐薩爾瓦多大使

羅友倫，原名絲，改爲又倫，又改爲友倫，字思揚，廣東梅縣人，生於一九一二年二月四日，五歲失怙，母古太夫人守節撫孤，十歲起，先後就讀梅縣小學，梅竹中學，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改入黃埔軍校第七期，在校名羅絲，分發騎兵科，因北伐清黨，第六、七兩期自黃埔遷杭州，至南京始畢業。

在校成績優異，分發校軍教導師任排長，正逢作戰任務開赴湖北，追擊共軍李先念巨七晝夜，倍極艱苦。一九三〇年參加討逆之中原大戰，轉戰河南山東間，羅友倫於行軍中，仍不廢讀書，一九三一年進入步兵第一期，學習連營戰術，畢業分發第四師任連長，進入贛東剿共，爾後調回南京，在軍官外語學校法文班，又調至軍委會訓練總監任參謀，勤於準備課程，卒於一九三六年考入陸軍大學正規班十五期，一九三九年畢業，又考入該校研究院第八期畢業，留校任教。

與第五軍生死與共

時第五軍爲全國唯一之機械化軍，軍長杜聿明求賢若渴，數次懇約後，羅友倫即任第五軍參謀處少將處長，時逢第五軍主攻崑崙關，羅友倫詳爲閱讀地圖及蒐集有關兵要資料，立刻實施現地偵察，以所得提出避開正面，實施側背迂迴的方案，爲使全軍官兵取得一致之信心，命名爲「關門打虎」，果

然取得全勝，深得軍長杜聿明的青睞！

一九四〇年日軍在欽州灣登陸，第五軍固守賓陽，在敵前撤退毫無損失，後第五軍駐防雲南昆明，杜聿明破格提升羅友倫爲軍少將參謀長，時年僅卅歲，可稱是青年才俊。

一九四二年三月，日軍犯緬甸，國軍成立遠征軍總司令部，第五軍奉命入緬，羅友倫督導第五軍官兵三萬餘人，車輛一千餘輛迅速離國境，一時「車轆轤、馬嘯嘯」極爲壯觀，設司令部於麥苗，依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之命令，以二百師到達同古，阻止日軍北進，該師血戰九日，因在緬聯軍同舟異夢、各有打算，尤以英軍根本準備放棄緬甸，撤回印度，而在英人統治緬甸多年，與緬甸人結怨極深，部隊得不到緬人支持，被日軍各個擊破，且日軍由右翼長驅深入，阻止我軍撤回雲南國境。

此刻奉令以一部進入緬北山區，實施游擊戰，並相機越過野人山返國，此時正值緬甸雨季，山地小徑均成小河，第五軍陷此絕地，而羅友倫在杜聿明指導下，督促所屬化不可能爲可能，越危巖，過深谷，歷時三個月，始奉命進入印度，入山時一萬一千餘人，抵達印度僅剩三千餘人，可云奇慘，但羅友倫與第五軍結成生死與共的情感。

回昆明調任汽車兵團團長、四十九師師長，接邱清泉任第五軍之主力師二〇〇師師長。

掌握群眾善解問題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委員長蔣中正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一時風起雲湧，先後成立青年軍自二〇一至二〇九共九個師，其所遴選的師長均爲績優之軍長擔任，二〇七師駐雲南曲靖，第一任師長方先覺乃固守衡陽四十八天的第十軍軍長，張恨水所撰小說稱爲「虎賁英雄」，這部小說「虎賁萬歲」在後方耳熟能詳，全師官兵均以崇敬英雄心理愛戴方先覺，不久即調羅友倫接任，時羅僅卅三歲，美丰姿，全師官兵均感師長太年輕，威嚴不足，有些頑皮士兵，又犯了做學生惡作劇的習性，在升旗台的旗桿上掛了兩隻草鞋，等到晨間升旗發現這種怪現象自然無不竊笑，新任師長蒞臨，總值日官正手忙腳亂派人處理此一難題，自然場面十分尷尬，羅友倫心知肚明這是少數士兵頑皮的行爲，升旗後對大眾講話，他本腹笥極廣，又善於演說，陳述自國際到國內大局的問題，條理分明，極有見地，卅分鐘時間，把全師官兵的心都凝聚到他身邊，這是羅友倫能掌握群眾善於解決問題的長處。

抗戰勝利後，老長官杜聿明發表爲東北九省保安司令，格局變大，自然需要得力的助手和保駕的御林軍，二〇七師即到瀋陽，首先辦的是向俄軍辦理接收工作，羅友倫在戰地知道這些青年娃娃打仗一定會有問題，自古道「強兵在將」，部隊在於訓練，他利

用老關係，在第五軍和新六軍來一個「借趙雲」的工作，像在台甚有成績的周中峰、李定一、張建勛等都是借調到二〇七師，而且一借就不還，見官升一級，打開胸襟來容納優秀幹部，絕無門戶之見，並將第五軍新六軍的訓練方式在二〇七師落實生根，使二〇七師因訓練而實力大增，在嚴冬冰天雪地之中，三年間和共軍作戰，駁歷瀋陽、旅順、本溪等地區守備任務，使共軍難越雷池一步，在九個青年師中擁有善戰之名，其絕非偶然，這是羅友倫絕頂聰明處。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〇七師擴編成第六軍，羅友倫升為中將軍長，並延請軍校陸大兩度同期同學和陳誠關係極好的戴樸（字朝剛）任副軍長，彼此極為相得，一九四八年六月羅友倫疑似患有癌症，請假到上海，後轉至美國治療，由戴樸繼任軍長，十月卅日瀋陽之戰在衛立煌臨陣脫逃後，第六軍仍雄門不已，最後戴樸率一部突圍入關，此時北方大局已不可收拾，即在上海辦理收容，先成立二〇七師，旋即恢復第六軍原番號，這也是政府獎勵有戰功部隊的一種辦法，因戴樸與陳誠的關係，自卅八年四月起即調到台灣衛戍北部，那時台灣部隊真是薄弱的可憐，僅北部第六軍，南部八十軍而已。

一九五〇年初，台灣正處於風雨飄搖，羅友倫審機度時自美來台向蔣中正報到，屆時多少將領棄職他去，而羅友倫會返國共患難，自然簡在帝心，蔣中正親筆寫條子發表

職務時誤將羅又倫寫成羅友倫，沒人敢去糾正，於是這位更名的羅友倫成為後半生的正名了！一九五〇年五月羅友倫奉派參加了圓山軍官團受訓，在讀訓心得中對蔣中正的訓詞提出疑問，這是無人敢攀虎鬚的，原因是蔣中正言日本明治維新是得力於陽明的「知行合一」，而國父孫中山所著孫文學說談一切的成功為「知難行易」，否定「知行合一」的理論！蔣中正特別為此事詳加說明雙方著眼在於「行」，但對羅友倫的讀訓用心，不但不以為忤，反而十分高興！在蔣的訓詞中特別加以嘉勉！

一九五〇年冬，陸軍官校在鳳山復校，蔣中正自黃埔起家，這個職務極為重視，羅友倫奉派為官校校長，訓練廿四、廿五、廿六、三期學生，預備軍官第一、二、三期，陳履安就是這時軍校留學生隊畢業的，平時陳履安雖是陳誠的長子，倒沒有享受任何特權，但有一次放假回家向老媽譚祥說宿舍有臭虫，害得羅友倫為此傷了不少腦筋！使得全校師生對校區大大清理一番。

一九五四年秋調憲兵司令，又內調國防部參謀次長，一九五七年奉調海軍陸戰隊司令，這個單位可以說是一個「半獨立」的機構，可以由羅友倫放手經營，主動發揮，一展長才！整頓人事，全陸戰隊營房標準化，成立若干小型基地，部隊訓練以基地為準，陸戰隊幹部調侃他的長官：「我們司令希望做到四個字：

大：萬人大合唱，萬人大劈刺，萬人大會餐。

快：今天指示，今天就要辦！
好：不但辦，而且辦的好。

省：要省公帑、省油料、省時間、省材料、省人工！」

如此嚴訓勤管、威重令行，標榜「海上策飛馬，灘頭建奇功」，此時軍容壯盛，紀律優良，準備反攻大陸，打第一仗、建第一功！一九五八年金門「八二三」砲戰，陸戰隊的水鴨子部隊與海軍登艦隊配合，突破共軍封鎖線，在彈如雨下搶灘登陸，運補人員與物資，包括運送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的蔣經國，都冒險犯難為保衛台澎金馬付出心力，與燃燒生命（註），比之今天在高位與黑金結合，或在美國吃洋麵包「搞台灣」大喊「白色恐怖」的諸君，夸夸其談的人物對台灣安全的貢獻，要務實得多了，當日奉陪蔣經國的自然是羅友倫！

這種困境陸戰隊維持了五週以上，陸戰隊官兵在高昂士氣下均能圓滿達成任務，這些行動在新聞媒體看得清楚，頗受中外輿論的贊揚和友軍的敬佩，羅友倫這幾年心血沒有白渡，論功行賞，一九五九年初陸戰隊榮獲總統頒發部隊最高榮譽「虎軍旗」一面。

一九六〇年調任國防部參謀本部副總長兼聯五計劃次長，主管建軍遠程計劃，一九六一年調第一軍團司令，羅友倫依上級指示著手擬定「反攻登陸方案」與「高司演習」

，一九六五年調任陸軍副總司令兼作戰發展與訓練司令，晉升二級上將，自一九五一年美援來台，美軍顧問到各部隊指導，國軍所有典則均以美軍為準，到了一九六四年以後，政府主動要求經援中止，顧問撤離，軍援減少，羅友倫將國軍的準則，做成完整的規劃與頒佈，並擬定陸軍部隊測驗標準，這方面羅友倫的確投下極大心力。

一九六九年調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是兵科軍官主管部隊思想問題之嚆矢，後調聯勤總司令，對國軍武器之革新，全力研究，一九七八年，外調南美小國薩爾瓦多大使，在南美居停八年，七十五歲退休，應聘總統府戰略顧問。夫人王雪英，結褵時在抗戰之前，六十年歲月中美滿無間，舉案齊眉，遙想羅友倫兵困中緬邊境野人山，數月間消息全無生死未卜，身邊一群小孩，不知當時日子是怎麼過的！兩人愛情結晶共有子女八人，長子羅文山克箕衣鉢，自台北成功中學畢業後考入陸軍官校廿八期，畢業後歷任駐美副武官，排連營旅師長及第一軍團司令，父子同任此一重要軍職，亦可傳為佳話，後任聯勤副總司令，六十歲限齡退伍。現任不分區國大代表。

羅友倫於一九九四年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年八十三歲，羅友倫畢生經歷大小戰役一六五次，榮獲國內外勳獎章六十四座，但從未負傷，對軍人言，可云「福將」！
註：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當時，副

司令吉星文等三位陣亡，參謀長劉明奎少將重傷，副參謀長常持琇代為主持司令部業務，此時共軍砲戰激烈，飛機無法降落尚義機場，八月底忽收密電，有重要公文送來，希望派蛙人隊隊長迎接，金防部當即遵令辦理，屆時常持琇正一面吃早餐一面處理公文，蛙人隊隊長匆匆進入，常持琇問公文可曾帶來，後面來了一位一身全濕戴著鋼盔，笑容可掬的蔣經國，笑著說：「我就是公文，還有早點給我吃嗎？總統叫我看看大家！」換了乾衣，吃完早點，即乘吉普車到大小金門訪問慰榮，自然是在炮彈巢中前進。（王雲卿撰）

蔣一安（一九一四—一九九八）

國大代表

國立海洋大學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師範大學教授

政治大學教授

蔣紹祖字一安，以字行，晚號松嶺逸叟，江蘇省吳縣（蘇州）人。西元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三月生於江蘇淮安縣東門怡園，幼年曾受良好教育，由小學至中學，高中畢業後，就讀上海大夏大學教育學院，奠定畢生從事教育之基礎。

民國二十六年秋，抗日聖戰軍興，拋棄家產房屋財富，攜帶珍藏古籍暨碑帖一批，

隻身追隨國民政府，由江蘇到廣東，歷經湖南、湖北前往四川，從事精神國防之業務，貢獻良多。民國三十四年勝利還都，寄居南京不久，以其學驗均佳，眾望素孚，當選淮南縣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對憲法之修訂與憲政之興革，諸多獻替。

蔣氏於民國三十八年來台後，客居基隆風雨樓，暖江冷翠軒中；學以致用，矢志教育報國，先後任教授於國立海洋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師範大學、政治大學、淡江大學等著名學府，同時潛沉於學術領域，從事研究。因工作關係遷居台北松山，伏案於唐韻移，松嶺逸廬之中。撰寫著作，成書甚多，以其學術成就豐碩，獲美國聯合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歷任國民政府中央部會科長、視察、報社主筆等職，忠勤職守，屢獲嘉獎。在學術方面，成就非凡，為當代著名之理論家與詩人，在學術方面著作甚多：

- 一、將中西哲學上本體論歷史發展，作系統研究，撰成「本體思想史綱」。
- 二、將家藏唐人手寫本唐韻殘卷，以七年時間，撰成「蔣本唐韻刊謬補闕」巨構，都百萬餘言，完成「繼絕學」歷史性學術使命，為音韻學史上最值得推崇之著作。曾榮獲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學術獎金及紀念狀。
- 三、研究孫中山思想，作學理之闡揚，系統之撰述。先後出版「孫文哲學思想論」

曾獲頒學術獎金、獎章、獎狀。

四、發明「責任人生觀」，指出人生正確途徑為：上智者對神靈負責，中才者對國家民族負責，下愚者對一己負責。強調：「背負人生沉重擔，艱辛履盡百年程。」堅守不渝，其門生成服膺斯旨，貢獻人群社會。

五、詩學有「入蜀吟」「浮海吟」兩卷，合為「風雨樓詩集」一種，「曼殊詩與擬曼殊詩」一卷。先後獲詩經學會「銀龍獎章」及全國詩人大會「詩教獎狀」，得「詩伯」之崇高雅譽。

六、重視地方志書，釀資景印「淮安縣志」「淮安藝文志」。

七、擔任國民大會代表時，兩次當選主席團主席，任職民意代表二十年，耿耿忠誠，諍諍諫論。

蔣氏平生為人作事，秉持中庸之道，固執精一之理。渾然毋我。專心一意，敬業樂群。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

從事學術研究，有其風格與理念，認為：學術研究須與社會實踐相結合，否則，空洞無益，虛幻有害。倘社會實踐未能與學術研究相結合，則是盲目冒進，危險堪虞。蔣氏指出：學術研究目的，一律歸結於民生福祉、民族利益、民主生活。其執著於實踐哲學，不願將哲學帶進虛幻境界，將深奧哲理著落於平實化、生活化、實踐化。授課及寫作四十年教育哲學、一本此旨，侃侃而談，邇遂而寫。學子聽來，一如搭雲梯入寶山，

無有空手而回者。

蔣氏對人生哲學最為專精，常謂：人而若無哲學思想，有如無舵之舟，脫彊之馬。「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危險孰甚；人而如有不正確之哲學思想，則似「盲人騎瘋馬，白天闖紅燈。」禍害不待言。蔣氏以其慧眼，透視迷霧中之宇宙與人生，他指出：不要以為哲學的研究，等於是黑夜中在黑屋子裡捉黑貓，不是容易的事；其實不然，黑貓的一對亮眼睛，就是指示捕捉的方向與對象，困難與深奧何有呢？蔣氏認為：「哲學之盛衰，關係國家之隆替與個人事業之前途成敗。」因此鼓勵青年學子研究哲學並實踐哲學。蔣氏於一九九八年一月三十日逝世，享年八十五歲。（汪清澄撰）

謝國城（一九一二—一九八〇）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理事長

立法委員

謝國城祖籍福建連江縣，遠祖渡海來台，世居台南學甲，祖父謝四圍，善於經商，成為南台灣糖業巨擘。父親謝瑞琳，字石秋，號籟軒，很有才氣，又見多識廣，擅長詩詞文章，所交往的都是一時名士，如連雅堂、趙雲石、吳境秋、許南雲、魏清德、陳逢源等，曾加盟「南社」，擊鉢吟詩，頗有名氣。謝瑞琳遷居台南市，任台南新報漢文主編，娶十九歲林姓小姐，於民國元年（一

九一二）二月二十日生謝國城，且係獨子。

謝瑞琳因不滿日本人統治台灣箝制言論自由，於是棄職帶著妻兒前往日本，從事經商。

謝國城八歲進東京礫川小學，放學回家父親就教讀詩書，由於他聰明好學，每天都看報紙作日記，對政治新聞又很感興趣。兩年後父親逝世，由客居東京的叔父謝溪秋照料，母親則回台南處理家務，並按期匯給膳學費用，他很聽母親的教訓，領受款物，起居就學，都能自理，有如成人，在十多年間，從礫川小學升入東京府立五中，又進早稻田大學，至一九三四年畢業早大政經系。

謝國城對日本人統治台灣的苛虐，深感厭惡，到日本以後看到旅日留學先進，倡導民族運動，非常嚮往，凡遇演講、遊行，無不參與。在他讀中學時，就結識了林獻堂、蔡培火、楊肇嘉、吳三連等人，凜然辨民族的大義，凡上述諸人領導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每次都參加。他的識見闊遠，長於論述，在唸早稻田大學的時候，即受聘為台灣新民報特約記者，用「長萬里」的筆名撰寫專欄，評論時政，頗負盛名。早大畢業後，他選擇記者職業，入東京時事新報，即現在的讀賣新聞。主要目的是交遊面廣，可以得到一些助力，對於正義的鼓吹獲得裨益。可惜因日本人主戰派得勢，野心日大，不久發生蘆溝橋事變，公然武力侵略中國，一九三八年他憤然退出時事新聞，隱居東京，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光

復，他才於一九四六年攜眷回台。

當年夏天，出任台灣大公企業公司總經理，正是台灣在戰後，物質特別奇缺，這個公司是台灣省最大的貿易商，對於物資的調節，很有幫助。因為他是學政經的，而深知金融的重要性，一九四九年中央政策播遷來台，建設台灣以經濟建設為重心，穩定金融為要務，他受任台灣省合作金庫協理，先後兼主業務、信託兩部。又手創通匯業務暨實物貸款辦法，對於穩定金融，復甦經濟，收到很大的效果，獲得社會一致好評。

一九六四年，晉升為常務理事，至一九六九年退休，歷時二十年，建樹甚多。後來轉任新光產物保險公司總經理，這是他於一九六三年間，追隨謝東閔副總統，偕同企業界吳火獅創設的。當時他因任合作金庫公職，沒有能躬親主持，但是其內部的籌組、營運的決策，大多由他擘畫。一九七三年，他膺選新光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至今業務鼎盛，已成為保險界的翹楚。

此外，他又任百音電子公司、百韻公司、鳴志企業公司等等的董事長。台城企業公司、國泰信託公司等等的常務董事。三十年來台灣經濟欣欣向榮，他以長才積學，致力於金融保險事業與工商企業，功勞是不小的啊！

他對於文化教育及社會團體，也多參與，曾任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現為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常務理事、私立延平中學董事、早稻田大學台灣校友會會長、台南縣旅

北同鄉會理事長、謝氏宗親會副會長等。他熱心文教、服務公眾、敦親睦族，一直沒有空閑過，德孚望重，很受人推崇。

但是他對國家社會貢獻最大者，應是領導棒球運動的輿興。他少年時熱愛棒球，在早稻田大學受棒運的薰陶，極具素養。在任職合作金庫時，組織有合庫棒球隊，一直是台灣棒壇勁旅。一九五一年奉台灣省棒球協會主任委員謝東閔聘請，出任棒協總幹事，自此獻身棒壇二十餘年，辛苦耕耘，而克致碩果。其間先有台東紅葉少年棒球隊，於一九六八年擊敗世界少棒冠軍日本關西隊，轟動全國。繼於一九六九年，我金龍隊力克日本隊於東京，膺選太平洋區代表權，威震東瀛。接著於八月赴美國參加世界少棒賽，又榮獲冠軍。這是我國少年棒球榮登國際棒壇霸主的嚆矢，我海內外同胞也因此喚起民族自信，鼓舞士氣，振奮民心。

一九七三年中華民國棒球協會成立，謝國城膺任理事長。自一九六九年至他逝世為止的十二年間，我國已迭獲世界少棒及青少年棒冠軍各九次，青年世界棒球冠軍五次，其中榮膺「三冠王」，也有三次之多。得到這麼多的榮譽，是過去從來沒有的，這都是他的領導，棒球界人士勤苦訓練培育的成果。

一九六九年冬，政府舉辦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中國國民黨提名他參與台北市立法委員選舉，因眾望所歸，獲得高票當選。他不負選民所託，始終參與財政委員會，並迭

任委員會召集人。凡「外匯管理條例」、「獎勵投資條例」，及歷年「所得稅稅率條例」等，均博徵輿情，兼顧民力與工商發展需求，對審議立法，周延而具有遠識。至於所提建言或質詢，亦間及文化教育方面，極有補於社會的興革。

他因為兼管多種業務，勞瘁過度，患狹心症已久，體質漸弱，於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宿疾突發，頓時昏厥，經送醫急救，終以心肌梗塞阻滯，不治逝世，享年六十九歲。他的夫人曾玉璣，系出名門，德慧兼備。育有南強、東震、北宜、西杰四個兒子，均大學畢業，留學美日等國，服務社會，克紹箕裘，卓有樹立，有一門玉樹之稱。（龔祖遂撰）

甘地（一八六九—一九四八）

印度國父

甘地（Mahandas Karamchand Gandhi），印度人最尊敬的國父，世人所熟悉的印度聖雄，以不抵抗運動領導印度人反抗英國殖民統治，卒使印度邁向獨立，成為自由民主共和國。甘地於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日生於印度的旁邦達城（Porbandar），父母都是城邦商人，幼時的甘地是個羞澀內向拘謹的小孩，十三歲就結了婚，妻子和他同齡，也只有十三歲，男女雙方家長是基於印度習俗讓他們早婚的，婚後兩人養育了四個兒女。

青年時期的甘地，曾到英國倫敦留學研習法語，一八九一年回到印度，從事法律事務，但成就有限。一八九三年，甘地由印度赴南非，當時南非也是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他在那裡也做法律事務，但不久，他被指濫權，只因他是個印度人，沒有那麼大的權力。他很不服氣，自稱享有英國人同等的權利。他目睹南非境內的印度族人在刑事追訴上受到歧視，身心俱受痛苦，他深感不平。這個英人派給他的執法職位僅為時一年，但他卻在南非住了廿一年，有廿年的時間，他在為南非印度人的權益奮鬥。

後來，甘地實行反抗英人的新方法，就是非暴力行動，他在南非領導印度人進行數次和平反抗運動，同時發行一份週報，闡揚自己的想法。他的報紙訂名印度輿情 (Indian Opinion)，提倡民權，倡行不服從運動，同時也組織印度礦工進行了數次示威活動，這些活動使他數度被捕入獄，但是他的努力，迫使南非英人在政治上做了許多重要的改革。不過，當正義站在他這一邊時，英國人有好的表現，他也會為英國人講講好話。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波義爾戰爭 (Boer War) 和一九〇六年祖魯族 (Zulu) 反抗血戰期間，甘地為英國人工作，曾數次獲英國統治者贈勳。一九一五年，甘地由南非返回印度，五年之內，他使自己成為印度民族運動的領導者。一九一九年，英國殖民政府引進英國國會通過的羅萊德法案 (Rowlatt bills)，

該法案明訂組織反抗殖民政府的行為是犯法的。甘地用盡一切方法，使這些法案的部分條文不生效力，獲致成功。同時，他又努力使此法案的其他條文永不具強制性。當印度人掀起反抗動亂時，他要求印度人取消行動，並迅速的把動亂壓制下去，引導這些人加入他的不抵抗運動。然而有些人相信他的這一信念，導致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三日示威運動引起的屠殺行動。在此事件中，一名英軍領導下令英軍向一群手無寸鐵的示威群眾開火，約四百人當場喪生，此事，使甘地確信發展和平反抗是必需的，於是他開始以非暴力的方法，領導印度人從事脫離英國統治的獨立運動。

他於一九二〇年親自手擬不抵抗運動計畫，擬訂程序，他相信運用以下三個方法足以加速印度擺脫英國統治：一、用穿衣自給自足的方式推動印度經濟自由；二、通過建立勞工人格尊嚴促進社會自由；三、挑戰英國紡織工業促進印度人政治自由，並準備建立印度人自己的政府。

一九三〇年，甘地領導數百名追隨者步行兩百英里向海岸進軍，遊行中他們用海水自行製鹽食用，旨在反抗英人公布的食鹽法案，該法案規定擁有非政府製造的食鹽是違法的，甘地要打破這個不合理的法條。二次大戰期間，甘地繼續領導印度人爭自由的獨立運動，堅持不抵抗主義及不服從運動。他被英國人關進監牢，直到一九四二年才出獄

，他因政治活動入獄七年之久，牢獄之災，使他自覺是光榮的，也是必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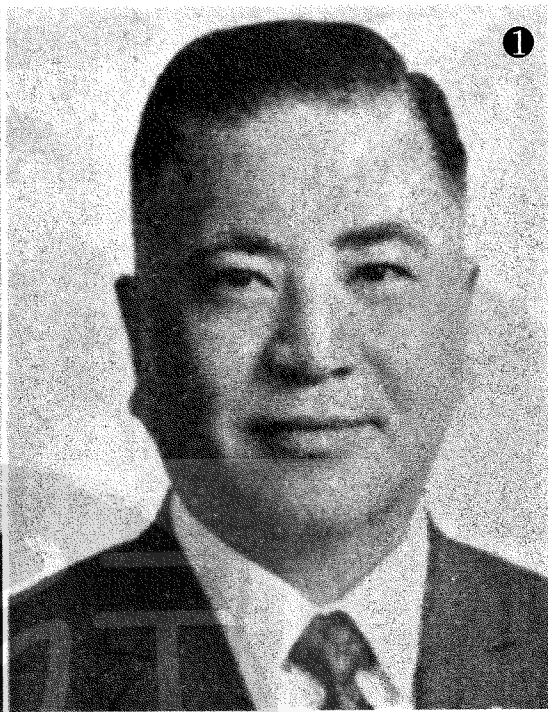
甘地在推動獨立運動期間，有無盡的體力和龐大的道德力量，用以有系統有步驟的組織和推動他的非暴力不抵抗活動，為爭取印度獨立而奮鬥不懈。除獨立運動而外，甘地還對印度經濟和社會制度進行革新，使印度邁向現代化。一九四三年，領導遠東盟軍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國國民政府主席，兼遠東盟軍統帥蔣中正偕夫人訪問印度，曾和甘地會面晤談，並合影留念。

英國於一九四七年允許印度獨立，可是因回教徒和印度教徒互相爭執，竟把印度一分為二，一邊為印度，另一邊則變成巴基斯坦，甘地對回教徒與印度教徒的激烈衝突感到震驚，他呼籲兩教人民和平相處，並四處奔走，設法彌補兩者的裂痕。一九四八年元月十三日，七十八歲的甘地展開他最後的一次絕食，意圖結束回印兩類教徒之間的流血衝突，元月十八日當兩教領袖協議停戰，而甘地也結束了絕食。十二天後，甘地在印度首都德里出席一次祈禱會，一名高階印度教僧侶，不滿甘地的非暴力不抵抗信念以及他的宗教信仰 (甘地為基督徒) 而對他開槍刺殺，連開三槍，甘地當場死亡。甘地死後，他的政治繼承人尼赫魯完成了印度的獨立，建立的印度國會及國大黨。這個黨後來一直執政，支配印度政府垂半個多世紀，迄今對印度仍有極大的影響力。(王成聖撰)



① 甘地（前中）與蔣中正主席（左）及夫人宋美齡女士（右）晤談時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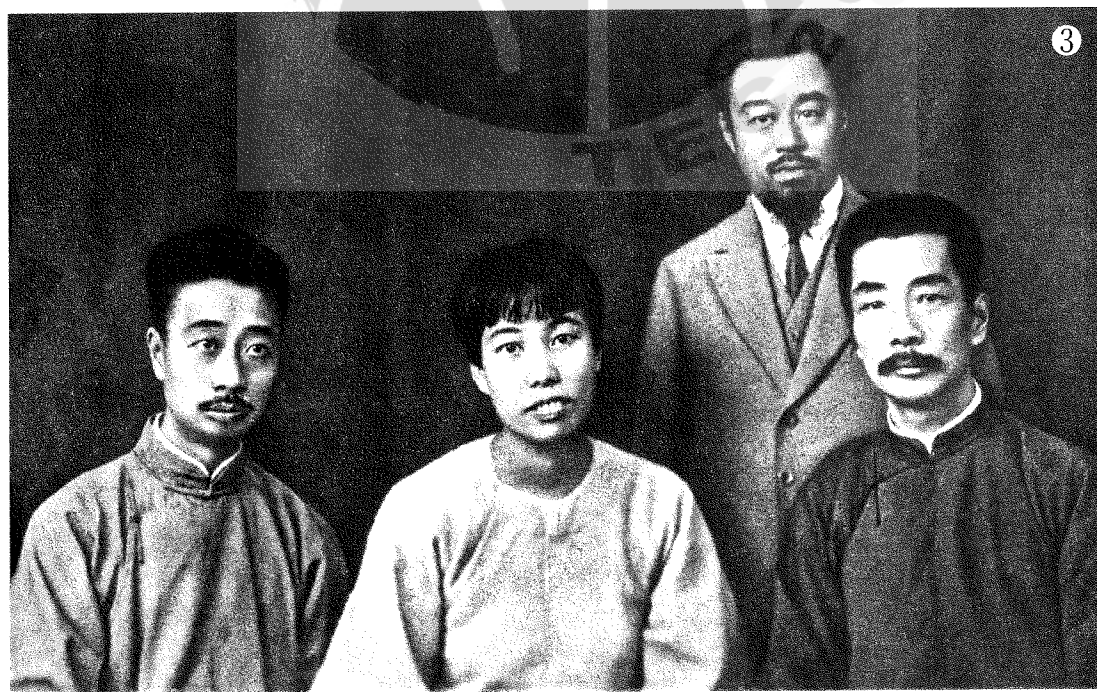
② 甘地（右二）與蔣中正委員長伉儷（右、左二）、尼赫魯（左）合影。



① 蔣一安早年的照相。

② 羅衡著西裝打領帶的照片。

③ 孫伏園（後立）早年在上海與魯迅（前右）、許廣平（前中）、周建人（前左）合影。





①五十年前縱橫敵後的神秘人物吳延環（左）1993年3月主持兩岸交流，河北女籃隊訪台友誼賽餐會，右起：馬紀壯、孫法民、馬國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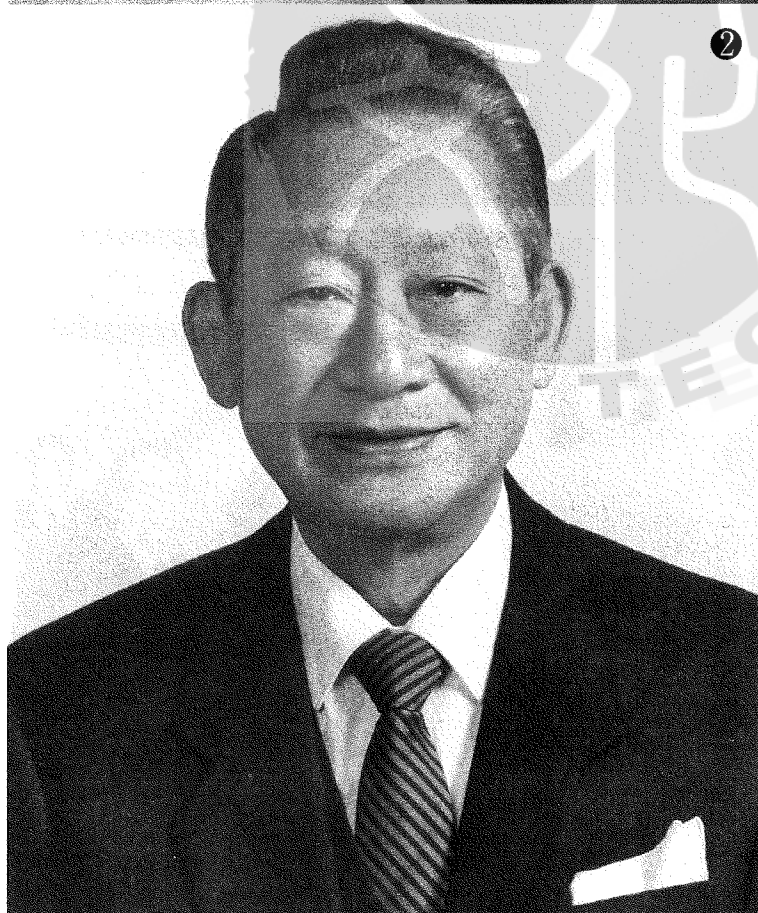
②吳延環（二排左五）與兩岸河北鄉親合影，二排右三為國史館長瞿詔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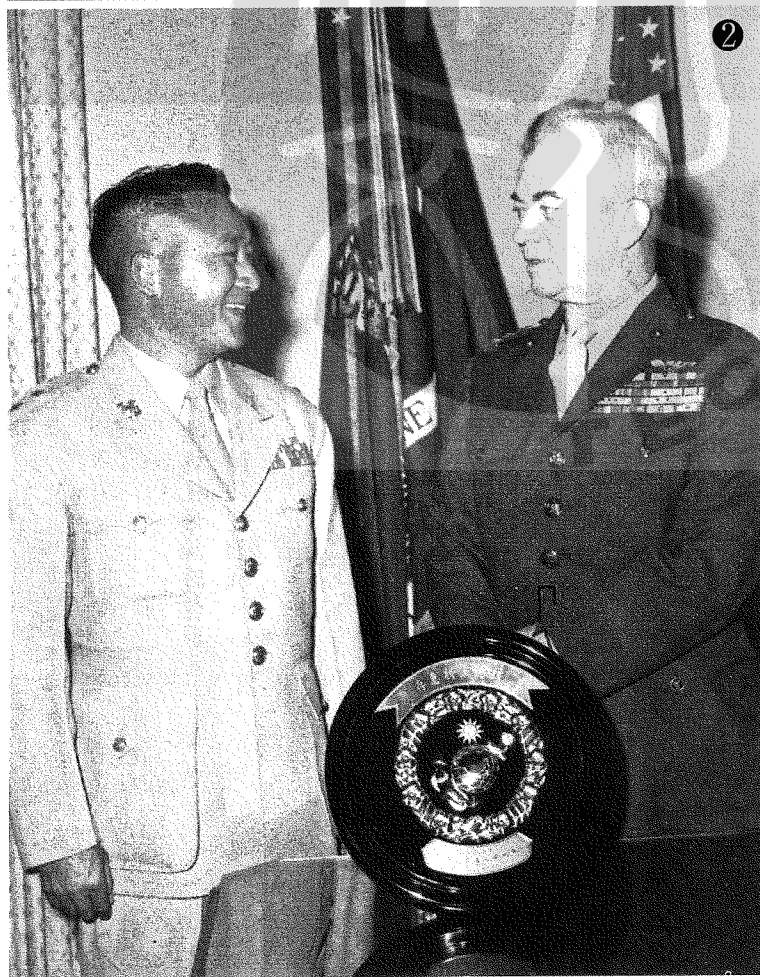


① 名作家敵後抗日英雄吳延環六十三歲的照相。
② 吳延環（右三）八十五歲時與身高一八七公分的大陸女球員李芳小姐（右四）合影。





① 羅友倫（左二）任軍團司令期間主持軍長佈達典禮時留影。
② 羅友倫的便裝照。



①羅友倫（前左）與部屬合影。
②羅友倫（左）與披德上將（右）合影。



①謝國城（右）與嚴家淦總統晤談時留影。
②任中華少棒聯盟理事長時的謝國城。



①謝國城（右）任中華金龍少棒隊領隊時與謝東閔（左）合影。
②謝國城（左）與孫女謝怡然（右）合影。





① 華淑君（後左）早年與母親（前左）馬壽華（前右）于斌（前中）合影。
② 任國大代表時的華淑君。